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畜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牛部紀事一

畜典第一百九卷

牛部紀事一

唐書韋述傳述世爲農少重然諾喜俠節鄉人
哀其貧以耕牛與之

李密傳密爲大將軍府大知督東宮千牛備身領銳
角力種子與白明微爲常兄之謂宇文述曰左使下

黑兒小兒爲道曰蒲山公李爲子密帝曰此兒顯赫
不常不入衛也曰述謂密曰君世至貴當以才學顯

何事三衛則密大言謂病去隨萬讀書問包程在
魏山往役之以耕牛與之

魏山往役之以耕牛與之

此畜穠繁一拜問所謂曰項羽傳因與諸將之歸謂
千元成曰吾觀密誠實非若等輩元成遂傾心結納

張元成傳元成爲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衛令以愛利
爲行元武民以給牛依歸家久之華十餘騎將歸而

婦家不其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而允濟允濟曰若
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

繫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書出民家牛償所來

婦家不知道曰此婿家牛我無嫌即還左右撒豎曰
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

書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冬十一月崇獻牛
吳報記唐武德中蓬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當舉病

死一日而暴自說放牧至官所問何故殺牛當頓悟
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弟弟死已

數年矣既至柳極甚嚴官問汝所言見殺牛虛實弟
曰兄前奉使招慰獫狁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

自殺也格曰使弟殺牛是實然國事也情有何罪官
曰汝殺牛會得招慰爲功用求官實以爲己利何

爲國事也因謂諸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
殺汝便無罪放在受生言諸弟忍不見亦竟不得言

牧

法苑珠林唐武德中隰州大軍人賈悅爲鄰人牛犯
其稼乃以繩勒牛舌斷後生三子重皆瘡暗不能言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居宰相十餘年於時水沴閉坊
門以嚴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溝吐牛不前志曰罷宰

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遂我艱於行再思遽史謂
曰汝牛自賊不得獨責宰相

法苑珠林宋徵中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貧同縣人
錢一千文後共殺主佛前爲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

後當與公家作牛畜迄逾年而卒後錢主家作牛
生一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子其子莊祝之

將殺五十年主牛不肯與乃進其犢歸寺僧具如
助造十五級浮圖人見有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

布施焉

冥報記唐雍州萬年縣園村即蒲渭之間也有婦女

謝氏遠同縣元氏有女遠題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未

徵本亡龍鄉元年八月誕於來氏曰我生時膝

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屬酒復少今作此單於北山

下人家爲牛近被買與法界寺賣復得阿照我今

南耕福田非常幸若及歸其女遠道歸阿照之至

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蘭尼尼報云

有尼見於城南耕地其女滯泥求請寺尼乃遣人送

其女就之此牛牛當惟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擊

抵觸見其女至乃蘇其通體又流淚焉女即就夏侯

師顧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

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嫔多令召視就財物

唐書五行志謂元年春牛大疫長安中有獻牛無

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諸甲皆具者

武太后從婢之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神龍元年春牛疫二年冬牛大疫先天初洛陽市有

牛左脅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張廷珪傳詔市河南河北牛羊割谷致饑重監登萊

以屬里安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

相市其於抑養併市則價難廉價廉則吏求賄是牛

再疫重傷也高原耕種奉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

牛羊陸棄堪堪何賴賴益奴婢多國家戶口益棄掠

無益也抑養之若所與在民所宜至生食此有損

無害也於國之害所與在民所宜至生食此有損

耕耕所食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食去則民

亡民亡則何恃爲君若牛羊軍國切要假令暴殺不

可射利后乃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畜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牛部紀事一

畜典第一百九卷

牛部紀事一

唐書韋述傳述世爲農少重然諾喜俠節鄉人
哀其貧以耕牛與之述乃耕牛與給其事

李密傳密爲大將軍府大知督東宮千牛備身領銳
角力種子與白明微爲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使千

黑兒小兒爲道曰蒲山公李密子密帝曰此兒顯赫
不常不入衛也曰述謂密曰君世至貴當以才學顯

何事三衛則密大言謂病去隨萬道書問包程在
轅山往役之以捕獐乘牛往讀書一犂角上行且讀

越國公家素遠見於道傍憐其後曰何書生歸如
此畜穢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諸將之語謂

項羽傳允齊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衛令以愛利
爲行武民以爲牛依歸家久之華十餘騎將歸而

婦家不與牛牛訴縣縣不能決乃而允齊允清曰若
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清因令左右縛民

繫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書出民家牛償所來

婦家不知道曰此婿來牛我無讓即還左右撒豎曰
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

書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冬十一月崇獻牛
吳報記唐武德中蓬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常舉病

死一日而暴自說殺至官所問何故殺生常頤悟
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弟弟死已

數年矣既至柳極甚嚴官某汝所言見殺生虛實非
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生會之實奉兄命非

自殺也格曰便弟殺生是實然國事也悟有何罪官
曰汝殺生會得招慰獠賊爲功求官實以爲己利何

爲國事也因謂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
殺汝便無罪放在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

牧
法苑珠林唐武德中隰州大軍人賈悅爲鄰人牛犯
其稼乃以繩勒牛舌斷後生三子重皆瘡瘡不能言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居宰相十餘年於時水沴閉坊
門以嚴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溝吐牛不前志曰龜幸

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遂我艱於行再思遽史謂
曰汝牛自賊不得瘡實宰相

法苑珠林未微中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貧同縣人
錢一千文後其錢主佛僧爲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

後當與公家作牛畜活乞逾年而卒後錢主家作牛
生一犍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子其子莊祝之

將錢五文文額上不肯與乃進其錢歸寺僧具如
助造十五級浮圖人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

布施焉
冥報記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蒲渭之間也有婦女

謝氏遠同縣元氏有女遠趙趙村人來阿照謝氏未
徵本亡龍朔元年八月誕於來氏曰我生時膝

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屬酒復少今作此單於山下
人家爲牛近被買與法界寺賣復得阿照我向我

南耕福田非常幸若及歸其女弟遠爲阿照之至
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蘭尼尼報云

有尼見於城南耕地其女泔泥求諸寺尼乃遣人送
其女就之此牛牛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擊

瓶觸見其女至乃跪其通臂又流淚焉女即就夏侯
師顧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爲

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嫔多令召視就財物
唐書五行志謂元元年春牛大疫長安中有獻牛無

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諸甲皆具者
武太后從婢之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神龍元年春牛疫二年冬牛大疫先天初洛陽市有
牛左脅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張廷珪傳詔市河南河北牛羊割殺數總重監登萊
以屬聖安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

相市其於抑養併市則價難準準則吏求賄是牛
再疫重傷也高宗時雖奉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

牛羊陸棄堪境何賴賴益奴婢多國人家口食來掠
無益也抑養之若所待在民民所待在食食所待在

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
亡民亡則何恃爲君若牛羊軍國切要假令暴殺不

可射利后乃止

劉賢金數百元有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贊侍御史王求禮應曰凡物及常皆為狀此贈足非其人政數不行之氣也夫后為之懷然
洛州司倉量昇郭攝侍御史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穿宰極多事無大小人金則引見到處金銀為之滿囊江南人謂為金牛刺史
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其犛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服帝師養一犛牛一赤犛牛兩犛生五犛得犛一百疋及麟得犛疋疋號金犛牛
唐書宋之問為之問父金文辭曰丁家有牛力絕人世稱三經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擊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
辛諱得犛犛度使方慶少耕於野有牛觸犛提犛踐犛則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犛竟折其角里人駭異犛牛以犛犛犛犛犛才及中人後實力亦少衰云

五行志開元十五年春河北牛大疫
嘉祐時洛陽臺匠顧本先為國工士家書後未畢而逃及見南乃云丁臣本相富因於像前言曰若貧心者願受為汝家丁臣世家莊一尉犛有白文於背曰是解事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懷慶府志河內土俗常飲牛乳也如婦子
廣興記天寶時洛州人某生牛多力而大長不可拘制因繫鐵繩他牛從之者其業倍於城百數十里作事人不能制其後牛漸瘦暴至數百鄉里不損其

野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驚狀如犬大而色正番都督問獻此何用胡云降座猛獸都督以在牛告之曰但有實錢當為相取於是以前三百為賞胡乃撫獸如相如之狀獻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遂詣牛所牛見獻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理現於土獸乃驚鬬揚塵野須臾復還自往視全成澤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鬬見獸大如馬鬬畢牛已折頭而死刻到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其灰之漸小如故也

唐書五行志大曆八年武功饒陽氏家牛生犛二首
貞元二年牛疫
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二月太僕寺郊牛生犛六足太僕卿周鼎白宰相李泌謂上聞惡笑而不答唐書五行志貞元七年關隴牛大疫死者十六
原化記貞元中京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畜性食每鄉人舉儀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則到至多鄰人積恨乃日必有力禦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犛犛下白毛曰戴文園里成知文子胎之乃求犛欲以物變去其子鄰人從之飯而文子以牛身無犛乃詭鄰人家犛犛牛有手犛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惡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別廬經數年方死

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食而剗河內者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盤而而不願意無以太守見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犛其犛頂上白毛其犛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

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犛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繼業以為獨果幸不食崔氏且以為異色歸其寺焉
嘉祐錄蔡之將破有水牛黑毛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犛體不變
西歸雜俎江淮有何亞泰犛弓三百斤常解鬬牛股其一角
鄧善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為墾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野臥焉
堅昆部將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犛牛交於此窟
龜茲國元日鬬牛馬犛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耗聚息也

牛黃在牀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劑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原化記大和中光祿府欲宰牒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撲却屠者斂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可撲退此牛與子連須於刀下屠者怒狂欲失常每日常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乃定
懷慶府志大末信州黃澤縣乳口鎮有童安珩者鄉里富人初其貧家與同里人郭琪相善琪書假借錢六七萬即以經販安珩後遂富富及與琪所借錢安珩拒還之琪怒告天曰童安珩背恩忘義借錢不還償理難違顯安珩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惡苦安珩亦推言曰某若實負郭琪姓顯姓作一白

牛黃在牀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劑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原化記大和中光祿府欲宰牒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撲却屠者斂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可撲退此牛與子連須於刀下屠者怒狂欲失常每日常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乃定
懷慶府志大末信州黃澤縣乳口鎮有童安珩者鄉里富人初其貧家與同里人郭琪相善琪書假借錢六七萬即以經販安珩後遂富富及與琪所借錢安珩拒還之琪怒告天曰童安珩背恩忘義借錢不還償理難違顯安珩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惡苦安珩亦推言曰某若實負郭琪姓顯姓作一白

牛以價賤實未逾日安祥死死後半年垸家存牛一白牯續左助有黑毛作字曰重安玆妻于升親屬等往視之犬以爲肥瘠成全而諸牧牯之郭班憤其欺實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續則歸養伺安玆家率輩候將手擬劫取垸多運人守禦竟不能復

唐書五行志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十五年夏荊州江陽有牛生犢兩蹄死

遼史唐景福初拜相拜相有書與盧生令唐明經畢生逐日繼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帶一奴幾十餘歲而已初驢有一紫衣人攀小驢與生同行云奴書狀至城驛氣甚謙生以體僕小甚利其作侶快接獲家到店必分以茶酒將來者亦其初惟至鄂廣早登十餘里天曉明紫衣人與小奴睡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將紫衣人監解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復自打也言訖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刺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趁在後遂攔攔擊斃十數步紫衣人遂及以刀刺制與奴同死初驢上時接氏府邸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聞雞聲生疑血汚面目謂曰某已被殺矣因問其由曰某社死於此賊今捉未得乃爭曰牛一頭來生解曰何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早明賊從河府與同輩買牛來於此遇入西鄉門最後獲此者即是鄭君驚覺遂於同輩至明日府縣令捉賊乃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帳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其意無幾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許議主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立於

西鄉門外鄭君領從日後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曰牛賊賊行遠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者遂擒獲之并同黨六七十盡得賊賊者乃於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輩有某有恩某牛中書明是賊所建劫殺之及聞之知非也唯得相見足自自此已來常恐歸見此鄉君在側如所歸而欲歸死已就執意取勝歸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

唐書五行志光啓元年河東有牛八言其家殺而食之

二年延州虜馬有牛死復生

玉堂閒話臨澧之境有山民曰仲小乘欲伴牛平生以採樵爲務臨澧已西至於石峯嶺之野數郡良田自疎山以來陷爲荒蕪其間多產竹牛一名野牛其色黑黑其一角數六七略狀肉重十斤者其角一壯夫可勝其每一角飲飲之處則折木棄竹踐之成塵而火逐之俟其奔進則舉其矢向便射之泊中鐵網縛金員種獲其蹤跡逐之毒毒既斃即斃斃之如山廣肉如草一牛肉數千斤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縷乾草中小小之塊遇牛暴於

石梁山嶽大逐之其牛驚奔一溪谷谷盡南狙一懸崖大逐既急牛相排懸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偶累累接接而進三十六頭皆斃於崖下橫肉不絕縷縷成綿三州士民皆獲之不盡

集異記荊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縷率取得數十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問故之牛人水鎖亦隨去

戎事閒談時何令宣說營城城門外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鬪俄頃皆斃

茅平客語唐末蜀州青城縣陳江山人唐末至性純慈寬好推道放蕩疎遠幾千里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輒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

聞奇錄某朝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米欲知賊名十頭乃鄉人丘甲爾

雲仙雜記梅庵寺僧本春秋二會做牛乳爲龍華飯供獻

北夢瑣言崔待官安潛好看鬪牛

唐蒙陽鄭華以文筆俠州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刻去夫書雖有簡然而辭體不雅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日獲獲橫身立達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雷州府志臨海在遠縣東南七十里周圍十餘里其地甚清故老傳云古係托爾二村唐時有一白牛入於本村村人共救食之惟一老嫗不食一日天降大雨二村俱陷老嫗攜一傘竹杖而來而走向望地陷不已遂以傘竹押地陷乃止二村人民無一存者

桂超靈候高故為游牧獲捕賊有人失應牛背上白毛尋獲建曰高故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為神效乃許為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給酬其重使士認之因便是族

一統志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成邊曹牛六頭於易李堤家五年畜價三十頭亦還常牛堤曰爾牛已死其牛止還二頭恭謂之牛主收入獄捉還至日賊盜牛三十頭爾莊內即縛之寢忽曰吾牛實外甥牛所生於是以至頭爾獲餘盡還恭

雲仙雜記裴都上元夜忽變如血十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使夜行禱謝可免孔祐唐末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富人劉謂者連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雲仙雜記齊香閣遇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繩繫於角上指月錄寧監軍見帳子畫牛紙樹間僧牛紙樹帳北齊項官唐世宋太祖未建國前係尚昌播進士事有別業在汴州管內尚昌牧養耕牧對切到東門希樂祖意預備條件禮樂相習以其不相輕薄舊家

管俄常預張天或陪養戲樂祖以其有狂野必鞭牛乃曰曰莊中有牛否昌曰不識待有牛意是無牛以時俗不識得對之乘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鞭牛來不識耳知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解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慶州順化郡土貢牛豚

靈州靈武郡土貢黃牛豚
河南通州東平郡土貢牛黃
萊州東萊郡土貢牛黃
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
河東道雲州雲中郡土貢牛黃
劍南道順化郡土貢牛黃

秦州洪源郡土貢牛黃
鳳州臨渭郡土貢牛黃
維州維川郡土貢牛黃
保州天保郡土貢牛黃

唐書犬一國傳其畜有精刺牛黑也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對不然而且驚人飲其血或曰毒五百歲牛壽如之吐蕃傳吐蕃莫大寶客必驅牛使客自射乃敢飲

漢末錄吳理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傳以驚驚加之衝刺可駭者皆自小習其步履亦甚有機快者孔帖五代劉知俊齊於蜀王建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水為名乃於星巷造為諸宮曰黑牛山閣樓閣斷建益惡之

清吳錄天成長典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神像者殺有王姓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某西溪活氏為牛子富願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腹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唐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

靈州靈武郡土貢黃牛豚
河南通州東平郡土貢牛黃
萊州東萊郡土貢牛黃
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
河東道雲州雲中郡土貢牛黃
劍南道順化郡土貢牛黃

靈州營田使施汴書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瑣駁不逾年成黃汴字駱畫無缺道士即修觀見之

廣府有朱氏子家世勤實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熱如此爾已解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殺汝牛恩墜下淚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日乃病斃見此牛為靈竟作牛聲而死

九域志牛壇在常州故老相傳有金牛奔此故以名之王雲閣諸宦者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僧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田華葺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媿衣布衣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於壁壁間住僧徒亦無有知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牯牛一頭舞故而死主寺僧於街市賣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寺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厚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嘆曰價償足矣遂令主寺僧入寮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

歷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鑄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為家業累千金能於現求善業難得之貨取民間賈時如求鑄匙聞人相習習藏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鑄匙之號鄰家有不意者為鑄匙所傾故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倍償償之未畢即以年幣利略無限限送致貧財物盡俱償鑄匙

靈州營田使施汴書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瑣駁不逾年成黃汴字駱畫無缺道士即修觀見之

貧憤者怨之不已後論是莊陸家生一獵有倫姓
名在襄助之間如孝廉者出乃為傳家辭筆使役無
完備倫是孝男廣以重貨購置之置於堂室之內事
之如生及薨則棺殮葬之於野

南唐近事昇元格遺物遺三鼎者處極法蘭院村落
間有秦民昇元初雲卿衣衣於庭中失新潔金服不
少許計其衣不下數十千累遠歸還人罕經行唯
一貧人鄰垣而已周訪蹤跡必為鄰人盜之乃訴於
邑邑白郡郡命吏檢驗歸罪於貧人詐服為盜詰其
贓即言散置於市豈不勝挫抑也起法之目冤聲動
人長吏察其詞似非盜者未即刑戮遂具案聞於
朝廷朝廷命員外郎蕭衡覆之僕持法明察其有理
聲受命之日乃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
復焚香於庭稽首冥爾降輒報戒將行大辟翌日天
氣驟和忽有雷自西北起至大物之家震死一牛
蓋謂其腹中得所失大物乃足為牛所喉殆未消
消遂救貧民而獲驥獲大用

郡國志冀州刺史縣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人見
牛光變為特亮

遼史方技傳耶律乙不哥字智魯六院郎君蒙古直
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擇墓地
日獲三引有牛乘人逢牛過者即呼牛至果乘一人
負囊引牛而行而遇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
呼牛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蕭齊孝女傳家奴字休學習刺部人中者令安博之
孫小好學弱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達漢文字

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叔得價
贖之歸來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解取牛
蕭蒲得傳蒲奴孤貧備於醫家牧牛傷人家數遭
苦辱

宋史趙鼎傳何承裕者晉大福不復進士第有
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初為中都王粲桑維翰
史京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
史館出為監生咸陽二縣令醉則踞首跨牛趨府府
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
細素雜詠伶人王厥化少聰敏未肯就卷而多識故
賓客諸捷意滑稽無窮會中王引李繼勳續續二相
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柵柵上令厥化賦詩應聲曰曾
遭嚴威鞭撻角殘夜被田單大犢身獨向殘陽嚼枯草
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讓二相也
宋史五行志乾德三年眉州民王達牛生一犢
四年南克縣民馬令信及相如縣民彭秀等家牛生
二犢

開寶二年九龍縣民王達牛生一犢
太平興國三年流渡縣民曰廷進牛生一犢
五年溫江縣民趙進牛生二犢
六年廣都縣趙進牛生二犢
七年什邡縣民王信華縣民武武等牛生一犢
八年彭州民彭廷國州民陳則安縣民王公泰牛
生二犢
九年七月知乾州衙官歐二兩牛
雍熙三年果州民李昭牛生一犢
四年彭縣民許子志解子莊眉山縣海羅參仁壽縣

民陰偽成都縣民李本成紀縣民王和敏牛生一犢
端拱元年眉州民陳希則晉原縣民張郁城縣
民鮮于郇晉江縣民黃族河陽縣民李美曲水縣民
會處梓潼縣民文光慈水秦縣民羅德雄什縣民陳
洪牛生一犢

淳化元年綿竹縣民李昌遠遷開州民和忠州
民王欲眉州民王國九龍縣民楊早元武縣民李通
達牛生二犢
二年永州縣民采行良仁壽縣民梁仁超牛生一犢
三年成都府民彭齊郡江雅縣民程讓永昌縣民田
昭巴州民杜文有廣山縣民白蘭牛生二犢
四年成都府民什維曲水縣民張思方彭山縣民李
承達牛生一犢
至道二年新都縣民蔡成美牛生一犢
延密牛生三犢其一犢有白
仁池牛生一犢
三年新津縣民文承富赤水縣民蘇福廣安軍吏胥
咸平元年眉山縣民向瓊次陳元寶丹陵縣民劉承
鸞通泉縣民王居中曲水縣民楊漢成楊景欽王恩
讓眉山縣民陳彥有牛生一犢
二年漢陽縣民杜肇九龍縣民楊太眉山縣民蘇仁
義漢陽縣民陳文贊牛生一犢
三年流渡縣民何承晉原縣民顏全永昌縣民會
嗣眉州縣民何福彭明縣民王紀牛生二犢
六年東江縣民王德進魏城縣民蒲讓工石右縣縣
民仲漢宗大足縣民劉武牛生一犢

景德元年魏城縣民開明彭州澤陽縣民郭珍生
二續

二年三泉縣民李崇順東海衛民時節小溪縣民劉
可赤水縣民羅永生二續

三年長江縣民丁承琛生二續
景宗本紀景德四年秋七月滑州鎮戎軍收復蕃
部平遂給內地耕民

五行志景德四年相如縣民楊漢璋州玄仁縣民
羅榮九龍縣民白春成渠江縣民士德豐家及順安
軍屯田務牛生二續

大中祥符元年豐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續判州主欽
老圖以獻

二年立山縣民盧仁依嗣山縣民勾應正什那縣民
杜族南康縣民陳邦並牛生二續

三年魏為縣民陳知進牛生二續
四年東關縣民陳知進牛生二續

五年富順縣監些并場官楊守忠曲水縣民向平邊溪
縣民張知密牛生二續

六年廣安軍依政縣民李顯黃溪縣民徐志元牛生
二續

七年雙流縣民張彥信涪州縣民張聖邛州龍溪縣
民張正夾江縣民郭興大水縣民吉吉牛生二續

八年仁壽縣民何志通樂縣民羅永家成都縣民張
進華縣民楊永河牛生二續

九年平定軍平定縣民范訓誦縣民楊輝牛生二
續

天禧元年開江縣民冉冉及涪州石門縣眉山縣牛

生一續
二年臨印縣民王道選臨縣民王勝西縣民韓光
緒牛生一續

四年貴溪縣民葉政牛生一續
五年巴西縣民向知進牛生二續自天聖迄治平牛
生一續者三十一生三續者一自熙寧二年詔元豐

八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一續者三十有五生三角者
一

雷簡夫傳簡夫有鄭孫孝先子也累遷尚書職方員
外郎卒錄其子簡臣為郊社齋簡夫始起陳者出

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擢關公
靜既仕自奉簡臣後驛御服飾懷忌其舊里閭指笑

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湘山野錄詩人鮑郎中當和勝州日嘗言桐廬縣一

民養并刻剗里怨之盡曰死則必為牛一旦死
果鄰村走一白牛脫旁分明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

報報并之子至往覓之既果然亦悲恨無計又恐其
爭之暴欲以償求之其民須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

數贈之既得之遂鑿於家木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
首於都曰某民令我刻字於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

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鞠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剗去純
毛以針鑿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細深熟之點二森

竄於島
鄭義經志高鞭之以鞭乳牛牛飲其乳後患血病卒

或以為冷熱相激所致
許登錄西夏見牛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

用以製弓棒佳大且健動其近究者謂之後隨近

勞近更供黑面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帶犀角
以市焉人其有知往時鎮江漣江漣王治遇有犀犀帶

者無他文但筆端高宗低人腰間耳豈遇甚高人皆
不能辨惟辛太尉道過知此竹牛也為弓則貴為他

則不足道耳
宋史梅詢傳詢初養二牛關於庭又有人梅相公上

謁及得漣州見犀有三石牛既而呂夷簡來為倅恍
如夢中

呂公綽傳公綽字仲佑知鄭州嘗問民疾苦文老曰
官籍民產爭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墾久蕪穢

公綽為奉自是牛不入籍
芝田修買航船於衡數有一曳失牛詣秦國師占曰

曰爾牛在買相公船箇中更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
箇中展盤據作計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

樹歸吳中更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八年詔河北被水州縣母稅牛

過庭許忠官尹洛清寬家叔往自河陽來至中路曰
白司馬坡林馬歇店中欲引以馬未遂獨少待見老

翁有羶羶下有人告曰黃犢為人所竊矣翁因坐貧
賸略不問頃間與再失失犢告翁答曰若徐曰爾

無求必窮就窮謝謝以有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
失犢何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

宋也包拯孫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古者主來訴
孫曰弟第殺而歸之遂獲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

為割牛而又不告之盜服
李格傳格字希翁知常州會說市牛第凡五千斤

奏一牛之筋幾四兩是欲屠一萬牛也上惜為牧前

穆衍傳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寧池令
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於於蘇衍令殺之明
日仇以乳殺告衍曰牛古者乃汝耶謂之具服
唐虞傳聖知信州有民健章牧牛童逸而牧令火
其父怒傳者殺其子拔火中民不勝按自誣服章親
體之密物也之得章傍鄰以詰其父對如初業出
其子視之獄遂直

東軒筆錄治平間河北凶民繼以地東民無粒食往
往賤賣耕牛以爲歲月足時劉義知漳州盜發公解
之發以買牛明年民無牛可以耕擊即引償騰湧十
倍復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性濟
州民今久河出漢雄之南也
聞見近錄源者書張大士曰吳定府都監王文
思昨牛肉一日取肉凡十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
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僧坑
之失歸中得白骨一副

東華雜錄東坡元豐間禁御史獄誦黃州元祐初起
知登州未幾以體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微官其
有親色東坡戲之曰有蛇斃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
當死蛇前語曰或有罪狀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
有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而活已數人矣更收驗
果不謬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
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此人常殺人幸免死今當
還命其人倉皇走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人墮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
訊其人詳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懶性

東坡志林蜀中有杜某士好書畫所賣以百數行載
嵩牛一輜九所愛錦畫玉軸一日驛者賣有一牧童
見之相爭大笑曰此畫牛也牛驛者在角尾驛人
兩股間今乃掉尾而歸豈美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
耕當問奴穡當問婢不可改也
宋史五行志元祐元年正月二年郡國言民家牛
生一犢者上有五

大觀元年閏州達州言牛一犢
四年二月帝謂起居舍人宇文粹中曰牛產一犢亦
載之起居注中豈非祥異乎粹中曰牛產一犢亦
瑞邪自是史官不復書
政和五年七月安州言郡縣民貧濟家牛生麒麟
墨莊漫錄政和丁酉歲吳郡外一家屠一牛買肉
歸者在往於割割之際得有一聲視之於肉脉中皆
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
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政和丁酉丁酉侍親在廣州時慈愛禪師懷深住持安
福寺一日探老謂先君曰足赴村客富人家悉見羣
犬爭衛一牛腰背甚壯相與不已村人持棍驅
逐亦不肯去衆徒因害而破之其中血體已堅凝
如玉自成一番樣形表收埋得相好奇特雖難聚有
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
開禧常侍示教書政和初知萊州被辱時戶部下
提舉司行賈牛黃以供在吏惠民和判局公案用督
責急知是州縣百姓斃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

之數則相與飲錢以路上皆莫可免汝輩獨以狀
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可免汝輩獨以狀
氣充聚聚境牛皆充福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
得免無不慚呼感戴者

宋史五行志和元年三月陝州言牛生麒麟
宣和二年十月尚書省言鄧州縣民魏班家牛生
麒麟
王德傳德爲都統制紹興元年牛秀州水賊邵苗初
德與戰於崇明沙觀魏兵拔橋以入苗軍大潰
他日餘黨復常意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
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失命令軍持漸陳
始交萬失萬發牛皆逆奔賊衆驚焉

五行志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數刃突入城市踏馬
裂腹出腸時衛卒多犯禁屠牛牛受刃而逃近平福
也
春渚紀聞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善安院尼沈大
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無幾經一部
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其香奩及
舟載退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
具小舟復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兩里經既登舟
而廣道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潘曰我畏假汝一
牛掙引而前也經既至矣潘乃解索乘舟中夜忽歸其
紐曰吾之捨經既供養牛可慮也還聞云云
我適慶牛而人言曰爾公數年家養之乃又承公遺
以挽經之功今得此畜身任生安樂處德無窮
也處往視之牛已死矣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毒蛇以角觸人於壁腸胃出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射死

十八年正月依政縣牛生二犢

二十一年七月遂寧府牛生二頓者三
二十五年八月漢中牛生二頓

常熟縣志直塘里富民張八翁用機械起家其長子
乾道元年亡有鹽商從鄂州來見牛生白腹腹間隱
起字曰蘇州直塘廣安寺前張八郎之子以告翁翁
倩商賈歸善飼之

宋史五行志淳熙十二年仁和縣良渚有牛生二首七日而死餘杭縣有犢二首

十六年三月池州口鎮軍屯牛狂走觸人死

夷堅志建昌控臨饒有汝獒絕高民居陞西者畜一
水牛入每旦牧於牧所至暮歸浮鰲乙亥冬忽失
所在起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
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踰虎虎作勢相
拒衆莫敢逼有人奮刃直前將刺虎則虎若已立
延蹄方盛衆故慢而不仆民與二千昇還屠割之視
其肉虎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
而震懼至是云

未史五行志慶元三年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
角犢身肉尾鹿以不祥殺之或惜其爲靈同縣萬山
牛生犢人首

怒目直視此十童子乃齊聲斷直徑獨之享其腹餓之以走趙四十里不脫履及妻子弟僅救極百餘人皆枯槁十里在途遂不得其尸

冷霜夜話約淡溪山有荒冢擣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脫既去牛牴觸童子竟死石門老翁於其旁見之爲之作詩記之以誦含冤無告而不義者然予行路一暨荒地輒憐惜以掩埋地不復觀尸屍骸如腐爛矣乃能得此死生豈足爲怪不救枯骸則謂應同予死哉僕亦不能得此豈足爲怪不救枯骸則謂同於其骸既而己過不知處幾幾豈盡高大武高義可與貞而伍之士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死此可恨文公問世爲落筆積家風風雨

春清月夜聞鐘聲云聖賢於積家人嘗爲人追至一所仰勝楊梅書大云牛王牛之宮院人見其先婢尋焉傳至而今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覺所苦者有甚於飯一升其如汝輩有甚於人持飯至吾前者哉飯一升其如汝輩而肆其首利飯始嚼則轉失而下痛胃腸胃受覺體體間燥痒即以口爪抓之於極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滴瀝牛耳則取飯挾於左主體觸肉飯盡吐一呼其名則復獲養人親之念悔欲還首人即呼牛耳牛耳則取飯挾於左主體觸肉飯盡吐一呼其名則復獲養人親之念悔欲還首人即呼

持之口汝亦食此肉四兩今食飯一合而去就呼求解可待即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清楚不勝宛轉之念得飽覺腹體手足皆不能即語至明日始能言因連其雲云

招吳志忠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糝於草上牛

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享其腹藏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子弟僮奴極百餘人皆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此後歷年虧缺決山有石者搜殺牛馬老幼牛所逐斃死者計至千餘人。又牛苑石門老翁爲公所言之爲作詩以誨令畜養要發而不義者然于徒能識之其能已矣於此山達亦有虎時靜安星尾路一野生地晚間樹梢上隱隱有人連捷不復顧恐老婦猶聞感觸驚生現出虎來一因往村碎碎老嫗始歸視同子說竟覺不能得此豈醫雖不敢捨無負一村翼救其軀張氏已亡不知處幾許哉最願大武高巢可與異而伍夫乙義不如古陪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甚落筆風雨

春清泥陶闕安世云張鉅輪緒家人嘗愛爲人追至一所仰勝楊老云書大言牛王牛王之宮院入見其先嫂母驚愕而云我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亡飯一升始語大教令受苦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葉聚其入知麥粒而謬言甚判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體間燥痒卽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踐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背現露亡飯盡出一呼

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觀之悉憐欲送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一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瘡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覺腰腿癢舌皆腫不能即語至明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即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盡死其牛汁衫自牛口中出

詔賜以人乳生。日牛舐其臂而邑臨自乳此太家
之即也其體令羸羸起羸食之凡其數日間羸其妻
恨報此十牛姓名與邑之某食之某一人一夕同卒
齊東野語謂邑因詔召日牛病瘳之同舍羸以疾
告數日亦在病中因詔召日牛病瘳之同舍羸以疾
中忽罵其妻曰吾所境與陸里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
是驚然曰豈不亡惜耶如老母何因發倉門此復見天
日當終生不食牛乳牛懷然驚覺遂亡以故其妻曰
持此一日矣年終牛食牛懷然驚覺遂亡以故其妻曰
勉之志雖不禁然之破城節帥得或晴吉之夜妾如

往年惡痛痛悔以此自誓今幸汁解矣余聞其說異
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恆然木質有
耳目所接如此者企家三世不食牛先姑及余皆無
厭惡弱自少至老多病癯瘦疫一證不染雖奴婢輩
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爲不誣因並著之以爲世
戒

宋史古城國傳曰域多黃牛木牛而無羴亦有山牛
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

披譯云早敎他託生
金史蒲察世傑傳世傑初在梁王宗肅軍中爲人多
力能以拳擊四賊牛折臂死之有種車陷沼中七牛
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宗室傳宗孝臨事明敏其鎮臨潢郡國有警宗專聞
知之權卽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卽得粟卽還去邊

人以膏粱亂後皆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食果倍於舊其詳如此

石抹十傳下逮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澤南走入州境倏倏收之充官用十不聽復舊進還之

五行志高宗統五年閏月戊寅大名府進牛生麟七年十一月完顏秉德進三角牛

鄭建文傳正隆軍興節節遣軍發百姓往往權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有逆者建文充白其事於朝程輝傳輝拜參知政事舊制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性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竹之最重故號太牛語曰犁牛之子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

李復亨傳復亨遷南和令監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過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結之乃引伏

元史布智兒傳布智兒嘗從太祖征討每臨陣必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救其失血流滿體問仆幾幾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腹熱血中移時遂斃

宋制置即歸諸州趙廷基年以讓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輒盡盡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聚事輩幾盡千金何如小黃樓路雲空山深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閣封府志順帝元統十七年河南大饑汴梁居民每夜二更聞文廟後發河澗水底牛鳴至四更方息

龍興慈恩寺祖坊時時棄故以車輻輳作半天冠以碎版作旁舍羣兒朝之望見僊然王者殺小續養食之僊尼插入地誣主者曰陷地親去矣主者獲匿轉入地中真以爲陷也

明會典凡供養牛隻國初令鳳慶縣二府并餘和二州應天六合縣民戶領養每牛一隻牛頭一丁貼戶九丁每十二年到領一隻俱南京太僕寺查覈每年神官監光祿寺通橋釣局捕乳搜磨等項所用牛隻

神官監光祿寺通橋釣局捕乳搜磨等項所用牛隻神官監光祿寺通橋釣局捕乳搜磨等項所用牛隻神官監光祿寺通橋釣局捕乳搜磨等項所用牛隻

行相刺皮製該所額奉送南京工部轉解該車交收學士牛領共陪價牛隻三年一大印馬御史赴南京御馬監額領牛字火印一把督同各府官扣算各衙門所用之數照印烙過用多餘者變賣價銀該府額解本部發給買馬支用

廣東還志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歸明驛宰家野厚遇之一陽病斃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夜死時具棺以葬於西坡地鄉里以明注意於方外士皆嗜之野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

是時野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一手作上下指狀手視欄中牛生一犢毛作白文若聚然心竊竊之犢欄中一立一垂即所指狀明以爲一犢焉身無毫髮令備養之犢不數月作特蹄之走踴焉

一日明家行海邊遇德勝遂謂謂牛曰爾一陽耶當識此犢牛走異常得脫後爲養德勝家竊說明紙墨賦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養錢六十文

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研計錢運合前籍費之數大爲驚愕而驚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肉云

常熟縣志正統間郡更張乙者有事雲間走常熟避雨農舍主知其更款三日去乙亦虞之旋思其家多藏可衛則也較獄中當誣指之而復報曰可來早計其人數百金償養乙乃脫盜解之主仍懲之初不知乙誠也亡何乙死至竟冠服入門是日母牛產一犢乙之子夢父告曰吾昨主白金今其司罰後

家牛已生其家矣汝可頭還千連使持金買犢不可又夢父囑當以情事懇懇願得父事數年死

明會典凡畜牧所成化十二年題准設立旗軍七百四十九名戰事養性積乳供養宗廟祭祀及上用膳養乳牛共六百八十五隻每隻日支料豆一升穀草十斤俱戶部派河南山東等處起運計牛房二處外牛房養牛房吳家駝牛房

弘治二年奏定鳳凰場三府壽和等州草牧牛共五千隻母牛二千七百隻犍牛一千三百隻

十七年議准南京各衙門供應牛隻量減三分之一行南京守備太監嚴承政人鳳解到驗中即收有個死若養牛人役照依京營例死騎解匹事例實

罰此較在外牛隻本部查旨會同南京太僕寺等上官各一員親詣州縣查覈毋得私相變換牛一千五百隻共二千隻定爲額均派各糧庫人領養二千隻外即餘多餘養銀兩部轉發太僕寺收備買馬支用每年三年課價一隻自孤養日爲始至十年原牛除給學生印給還本部取用照數解付其官吏

者緣故凡遇開割犍牛者必投狀乃許之蓋欲防私幸殺也明日治事第一狀曰家耕牛染瘡病死乞行開割陳慈旻曰汝有牛三頭如何但說爲一其入駭憐不能對即遣一吏隨往驗視果見三牛其一已就屠乃依法寬其罪

龍游縣志有徐瓊畜一犍數年求渡水更沒牛隨戶歸仕其門即不食及葬隨柩痛哭於墓數日死

松江府志區摩居黃龍勝果寺好噉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適僕約旦日會食暇其僕乃勾渠獲一犍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惟牛最善辛君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聲驚顧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語諸陳氏亦未嘗道也學自此不食牛

廣東通志龍宮觀在縣南七十里保義西隅都新安江中舊傳龍初有一白牛時沒潭中必騰躍而出其主異之乃置刀於角後復見一蛟僂而浮起知與蛟關也至今風雨忽有龍出沒岸驚鄉人召婦多聲

蘇州府志嘉定嘗人王全者嘗養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爲牛以償且滿矣爾往

隨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觀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逆不計他價乃得載歸屠以碎幕將割豆精好者伺之數歲死

明堂位夏后氏牲牛豕稷白黍謂時剛用牛豕也。讀如字者經曰豕爲牛形，少僅十則然。周則約皆言之。牛之類應曰豕，提心，離猜絕也。心中中央也。牛羊之脾臍割離之而不絕中央，許使可手挽之以祭也。

祭義若牛牛牝曰騂犧，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祭法燔黍於壇，鑿竅於土，以尊拊缶，用土鼓。時

周禮大司官辨八脩食之曰其實脾析麋醢此鄭司農說

日釋耕牛百葉

地官大司徒辨九疇五帝本牛牝豕其肆制都度成時大宰佐伯納福也。本猶通也。鄧卽曰武請祭祀之時大宰任伯納福也。五宮使隸之牛則奉之，司從何也。命之爲六牲之本，其指以盡事神之禮矣。便器具者言其所親愛也。牛於五行為土其性順而易制，割千鈞之牛三尺之重持尺蓬而踴躍而行，不敢違者以其馴也。司從掌幣所以威天下之大順愾因天下自然之恆而敬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牛之時使牛生牀始也，殺之而運終焉。解體而棄之，因其事性，使其意知也。殺之不意也。史氏曰：大司從爲奉牲之長主是不得不奉牛牲也。又享先王亦知之。賈氏注云：享先王者謂四時升祫饗也。亦知之者亦知五帝但禘祫之事先全冬後祭解牛牛則無冬黍獻腊也。益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與全黍九胾殊。大司從奉其脾臍者，脾解也。差其肆者，熟臠也。

[illegible]

猶師之職大祭祝羞牛牲其茅菹音蘇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際昌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地官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皂人凡養種辟閭用牛

俗語稱肺癆牛、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拜稽首。因
左傳伯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子使與師
官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且正義服虔云風放也。牛牡相誘謂之風。尚書釋馬
牛其風。化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牡牡相誘蓋是也
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此取喻不相干也
三十一年牛十月日桂

宣公十一年申叔時對楚王曰韋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韋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固已重矣昭公十三年合諸侯於平丘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難以無適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積債於豚上其畏不死正義曰前覆曰

債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骨以骨爲
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古諺殺老牛莫之敢尸

管子制分篇屠牛垣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鏃則刃游聞也

能爲大笑而不能執鼠
列御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犍牛
乎衣以文綢食以菽藿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
孤憤其可得乎

墨子非攻篇入人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
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
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今師行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度者不可
勝數

小取篇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
尸子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荀子解蔽篇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壑也遠蔽其大也

王制麋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外男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臂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脫之黑馬牛而白布其角以鬚子之微蓋衆人之心華蓋始矣故曰逐之華也書試釋犗子之祭而使五尺之犗童子視之不知其黑牛而以布蓋其角也故以鬚子之察若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犗童子同功是以口惠之旨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有也

公孫龍子通變論牛與牛唯異牛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牛也牛之非牛也牛不可不俱有齒或謂馬有角牛有角牛之有角也牛之有角也牛不可不俱有角而牛之不同也牛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一是而羊非牛馬可也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云而故曰謂牛羊足一數足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二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呂氏春秋車已而徒焉強引牛尾尾力動而牛不可行遠也使五尺童子引其尾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明理備至亂之化馬牛乃言

史記平準書漢興採金之弊父大冠軍校者弱種種機什業虧而財匱曰天子不能具釣鰭而將相或乘牛車

易林騎牛失角下山傷輪

負牛上山力少難行

農夜不休民爭耕牛生五趾行危爲憂

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歲時節

人保安寧

舍車而徒亡其駭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騎牛傷豈不能成敗草萊不墾年歲無有牛馬雖愚不知聲味牛群亡子鳴於大野牛罷不進淫陷爲疾牛罷不進淫陷爲疾

許人買牛二夫半之失利在時公孫懷憂敗牛羸馬與利爲市不我救者

一牛九鎊更相牽掣衆明如市不得東西請繼得報日中報刑

雞牛折角不能數歲災害不絕年歲無穀

韓詩外傳曾子曰權牛而祭莫不如雞豚雞豚親存也

淮南子原道訓牛鼓隨而載角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遊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

人間訓雞雞走牛半

記論謂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牛馬有功當不可忘又况人乎

齊俗訓牛耕毛宜於耕鞋其於以攻南不若黑犍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醢或以爲甘煎煎煖後香

味方其本一牛之體

從誠上視牛如羊視羊如家所居高也

說山訓割牛皮皮韋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

殺龍牛可以謂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

以必亡顧不必死未能行之者夫

烹牛以饗其里而馬其東家母德不執而身兒始現車牛既辨以審決鼻而羸生牛而犍戶視膏戒以沉諸河伯伯豈蓋其所出也出辭而不享哉

諺曰烹牛而不與所爲也

說林訓牛羸能顧亦牛也而世弗弗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羸爲久矣

秦族訓牛馬之氣蒸生羸臥風氣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京房易傳牛少者殺不成

法言修身篇或問羸牛之將與元群之將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羸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羸也如封羊則不能與伯師恩在聖不羸也

論衡無形篇牛羸牛馬

骨相篇富貴之家役使奴僕百乘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僕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

語增篇飲酒用千鍾用奇宜悲牛牛

物將繼五行之氣相賊害舍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資木也其食虎也其土也丑禽牛木食羊也木勝土故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食家也蕃如

論者之言舍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功亥家也未羊也丑者土也勝水牛何不殺家

自然篇謂天爲安樂凡諸性與之類無小大流厚皆平

所爲乎牛生馬如論者之言天神人牛腹中爲馬

風俗通齊牛勿握角令不害恐觸人人不敢取

蔡邕獨斷左羸者以羸牛尾爲之

人物志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如牛之類不可以烹鑪

晉杜預奉事臣前在南園魏吳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一千斤之大者數百斤或令四求令者各得一牧并顧其跡按其形不與牛相似似是野獸中所稀有

博物志婦人妬身不欲令食牛心

荆地歲時記按漢節問禮俗曰正月五日爲牛令五日不殺牛亦此義也

抱朴子登涉嶺山中寅日有白虎虎吏者虎也丑日稱書牛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博驗篇引耕犁則能耕不逮鑿時結繩前牛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

述異記千年木結爲牛

續博物志雅令曰諸人者詳其足細人者截其耳說文牛觸者角著橫水

後山遊覽馬騾驢驢轎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幾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戲爲有一種

細索雜記蘇轍演義云今人以酒巡酒爲牒尾即再會其臂也云南朝有吳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

云藍禍水其尾二丈時人做之以爲酒令威應龍從志牛馬度關出手即傳其欲買牛馬騾畜宿以木棚障之明乃度過令寫驢繫其尾作十字則其物易得

聞宋新鐵釘定者於結牢間有以牛竟事費司馬溫公因公作冤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驅役其乃枕犁而臥乳虎將林間惡龍尾張勢作威欲

噴而食之屢語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

拉虎其力成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於虎腹末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躍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虎因舐牛牛不能言而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

見怪而趨牛牛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

其早覺而格虎之牛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得虎於其未覺之前其所以功立而身斃也

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其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半據其情勢於伏德不悟之心誤於執殺

荷人主政察焉則思率其腹何所自則我傳稱妾伴殫而棄諸上有王天下存牛再勉不克於管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大客有因牛害之事親過而弔焉余

聞其語感而書之牛又自跋曰見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耨之萌而不能其功於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演繁露王意欲牛衣中注謹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宋食志謹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

能之食然則牛衣者猶其使暖以被牛體蓋養衣之類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傳十五年泰改館省俸律牛馬爲注云牛羊各一爲一半與畜備有半而與之也牛羊家具爲牛半但有半禾而牛則爲少年今人獨以太半名牛失之矣
游宦紀聞友人胡子我嘗謂子曰牛以鼻聽蓋聞

之前筆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虎下解牛者剖至

耳果見筆筆無孔始信吾言之不妄抑推果或曰贊牛牛乳刺牛耳無數以鼻聽也集韻易林曰牛龍

耳聽龍亦聾者也牛走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秦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蓋海集牛其羊居母牛之位牛若畜有雌也而著冬近於春陽之生氣故開死則數耕羊已曰雖有雜

色而日多近於陽陰之殺氣故開死則不惟凡草木經牛乳之條必重茂耕羊散之餘必悴槁諸有之

牛食如渴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故也

蘇軾野錄蒲川府天章則廟師早業信謂章婉辭既從釋得法於嚴百聖而爲普賢勝之孫有牧牛詞書

以滿庭芳調曰聞道牛兒身強力健後人能解牛暗爲食原上綠草嫩難離以管弄芳遊弄弄後後不顧

側危爭知道山遙水遠聞自到家運牧童今有習長繩牛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疾直待心調

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笛歸去入牛不見正是月明時
溪蠻養笑牛客多行統路路訓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禱皆以牛用名例牛
愛日齋養抄記王祭之牛蘭葉左氏傳是親射父曰郊神不過蘭葉史漢書志天地牲用蘭葉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馬或如象其小如犛犛志始者其異京雜記蘭葉蘭葉折五座光生之角款款曰果憤反能蘭葉蘭葉小而不謂其角或謂非此此陰大姓牛氏城下不更始始越喜喜年米二十瓶見其喫口蘭葉蘭葉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

偏將軍使諸葛亮而李氏降范史注犍角如蘭葉言小也則影壯長矣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澄表蘭葉之實附於路以自喻微特也據詩云昔年日凋喪但有鎖眉朱綠眉云紅紫枝頭初開葉於是朱仲新詩蘭葉白也頭成蘭葉高續古紅紫詞云紅翻蘭葉梢頭梅蕊先寄芳華詞亦云蘭葉梢頭弄詩句取華花之含蕊爲上義直會詩蘭葉蔽地翻用之於非九切

漢撰常山謂爲屬而不及雙清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屬屬于陽而燕屬于陰屬數奇陰數偶則將而己乾陽也故屬陽而陰陰也故于足垢屬病則陰勝故屬病而陰勝則屬陽故牛病而宜井觀漢書宋文公筆記曰古者牛倖服車書曰犍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牛犍傳長曰牛犍犍之實是不原黃犍牛耕之意古亦云添先生亦云云之經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祝而已又云則如田間穡火神主豐饒而已以牛爲料黍漢以上未聞也齊凡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則馬耕字牛牛而牛而牛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始於漢子思子耕之制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式曰農耕機機以牛犍犍又草人養犍犍剛用牛耕之十義以補此未如足否搜采異聞犍犍者就以牛犍犍使個犍中犍其什之八自有牛者視其七犍車封祭以爲犍習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視其什六自有牛者分之不取其七也子思今吾鄉之俗舉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牛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租蓋古法也

經時錄也以犍馬者曰犍犍牛者曰牛暨周禮天官宰人宰獸醫下土人注犍牛馬之屬按此則犍牛者亦當曰犍犍矣真犍牛曰記犍牛甚多生放犍死不敵食亦不敢割其皮雖其犍犍而已其與人出力故也但爲車耳

實者錄太平御史牛曰太平謂牛偷竊也田家雜占凡牛退齒每旬不得而知見若有見其齒已脫在口候而得之者大吉利主三年內大發牛郎外編

提神記昔武王將進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圍一里除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奉牛負酒祭祀不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用物以斧伐之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鈴牛向地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神半化作青牛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梓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嶺巽傳云秦文公時淮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祇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伐我則我亦死後伐汝汝得不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鹿地復上髮牛畏之不出故置龜頭漢魏晉因之武帝郡立惡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盡奉牛降是風俗過秦而牛降是項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婦

往至神祠動神酒杯但灑水冰屬腐賁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者牛關於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兩牦不當相助耶兩面體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投蜀人獲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湘中記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來赤牛告誦人欲渡誦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客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費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誦人怒其汚船以櫓撥糞糞水欲盡方覺是金神其神異乃識之何見人牛相隨至而獨少其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百陽盤盤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天子登封通奉牛上山田父得至山上唯見牛蹄遺糞皆黃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針觀星日月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居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出至此其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宮中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止是此人到大河時也神使僦與有餘俸者有道術居卜徒左慈惡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七六七乘然慈云徐公不在意知客敗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柳村行過下樹則不見下